

冯真:中国艺术应有自己的根底

■ 本报实习记者 李亦奕



辟邪蛙镜(左)五毒鱼辟邪镜(右) 冯真藏

“这次在炎黄艺术馆展出我收藏的民间艺术品,其实只是想把自己保存的这些老东西给大家看看,大多数是上世纪80年代下乡采风收集来的,但挑来挑去都不怎么满意,只能算是抛砖引玉,因为我深知,真正绝美的民间艺术品有不少已被博物馆和高人们收藏。”近日,“绵绵瓜瓞——冯真教授和她的民间美术收藏展”在炎黄艺术馆展出,吸引了众多艺术爱好者。

展名“绵绵瓜瓞”非常形象,喻示着传统意义上的民间美术正在逐渐消失,但有些老艺术家很早就把目光投向民间,对民间美术做了大量收集、整理、保护和推广工作,让这份文化遗产得以延续,瓜瓞绵绵,泽被后世。

初学年画再学油画

冯真出身名门,是著名诗人、教育家、“左联”筹建者之一冯乃超的女儿。她1931年出生于上海,从小在叔叔家生活,“叔叔热爱音乐和绘画,他的歌本上画着五线谱,并在民歌的插页上画水彩,很漂亮。我中学的校长是美国人,‘珍珠港事件’后回国了,但画室留下了一些画作,我们可以进去临摹。”此时15岁的冯真只身投奔晋察冀解放区。出于对美术的喜爱,她进入华北联合大学美术系,学校的教学方法来自延安鲁艺,以民间采风实践为主,主要学习绘画基本功,练习速写、素描、水彩,还了解剖和透视。“那时强调不要单纯为了构图而构图,为了艺术而艺术,要到生活中去把自己的感受画出来,我画了很多,画米店抢米,画农村土改、画孩子们捞树叶喂猪,还画夏收时打谷场收麦子的场景,都很生活化。这才是真正的人民教育,对我一生都有很大影响。”冯真回忆自己早年的学习生涯,很是感慨。

年画有很多种,但冯真认为新年画就要有新生活,必须重新从生活中吸取素材。她于17岁时创作了新年画《娃娃戏》。当时正值土改,那时她的任务一是发动妇女群众,二是组织孩子们学习站岗放哨。因为常常和孩子们在一起,所以想画娃娃戏。“开始想画斗地主,但是‘土改’已经结束,国家有政策,地主已经不是斗争对象,鼓励他们靠劳动自谋出路,所以题材不合适。”那时有口号鼓励“艺术家要表现时代最强音”,她常常思考究竟什么素材才能反映大家的心声,解放军在东北打了胜仗,整个解放区情绪高涨,纷纷支援前线,喊出“打到南京去,活捉蒋介石”,还编成歌,大人小孩都唱,于是她决定以此为素材。

“开始我参考杨柳青的《五子夺魁》,两边对称的画,自己很不满意,但



人物名片

冯真,1931年生于上海。1946年赴晋察冀解放区华北联合大学政治学院和文艺学院美术系学习。1956年赴苏联列宾美术学院油画系学习。1980年,参与组建新中央美术学院年画连环画系(后改为民间美术系),并从事民间美术教学与研究。代表作品有年画《娃娃戏》《解放军和儿童是好朋友》《我们的老英雄回来了》《同欢共乐》《瑞雪丰年》,连环画《争红旗》《新儿女英雄传》,油画《白求恩在唐县》《艰苦岁月》《花》等。

还是借鉴了其简练的背景形式,索性不画背景,只画人,专业上称“无限空间”。”于是,她把孩子们组织起来,按照自己的构想,让孩子们有的扮老美,有的扮小蒋,还模仿京剧动作,拿着霸王鞭,做出打人状,很是惟妙惟肖。在新中国年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作品《娃娃戏》问世后,老百姓非常喜欢,印刷量达60万份,是当时最受群众喜爱的年画,冯真因此闻名,也踏上了真正的艺术之路。

1956年,通过考试和政审,冯真作为进修教师赴苏联列宁格勒列宾美术学院学习,为期两年。她留苏的最初目的不是为了学习油画,而是想学版画,因为年画属于版画范畴。“我素描画的少,那时大家都崇尚素描,徐悲鸿曾说,



瑞雪丰年(年画) 615×42厘米 1981年 冯真

要想成为画家,就要画等身高那么厚的素描。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,就是为了教学,想巩固和提高自己的素描水平。”当时,罗工柳以教师身份在苏联进修,是列宁格勒留学生总支书记,他认为中国版画走在国际前列,鼓励冯真利用难得的机会学习油画,虽然冯真没有临摹过油画,甚至都不会拿画笔,但是考虑到国家的需要,还是咬牙从一年级开始学习油画,一学就是6年。

“开始很不习惯,年画和油画的观察方法截然不同,自己总是格格不入,第一次油画作业就不及格,但在艺术氛围的感染熏陶下,我慢慢进入角色,从不喜欢到喜欢,终于弄懂了油画。”在苏联学习油画的经历让冯真很受益,对色

彩和造型都有了自己的看法,掌握了条件色、固有色、装饰色以及民间艺术所涉及的形象色。

1962年回国后,冯真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任教。“文革”十年,她经历了人生最艰难的岁月,由于教学中指导学生用条件色画画,被指“苏修黑货”。“文革”前期,她的爱人李琦因创作了一幅题为《同志》的关于刘少奇和掏粪工人时传祥亲切交谈的国画作品而被批斗,她作为“黑帮老婆”也受到牵连,后来又被打成“五一六”反革命分子,“天天学《毛选》、《敦促杜聿明投降书》,眼睛都长茧子了。‘文革’结束后,人都变了,说话经常说半句留半句,不敢说话,同志们说我人都木讷了。”

吴洋:画“有心”的石头

■ 本报记者 朱永安



人物名片

吴洋,1962年生于北京。19岁进入北京第二印染厂从事花布设计工作。1985年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读研究生,毕业后留校任教。此后辞职赴英国留学,主修时装设计和染织设计。1996年回国后开设服装公司,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执教。2006年旅居加拿大,专事油画创作。



好像有这样一个地方(油画) 137×122厘米 2012年 吴洋

花如心的霓裳。”本次展览学术主持、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余丁表达了自我的理解。

吴洋生于北京,19岁得到人生中第一个工作是在北京第二印染厂设计花布,从此与花布结缘,这也让她在日后的艺术生涯中,始终保留着一份浓浓的“花布情结”。1985年吴洋考入中央工艺美

术学院读研究生,毕业后留校任教。吴洋并不甘于简单的生活,1991年辞职赴英国学习时装设计和染织设计,先后在多家英国时装公司任设计师。1996年吴洋回到中国开始经营时装公司,她说自己在南海的“污泥浊水中游历了4年,伤痕累累”。无法适应商战生活的她决定退居回自己的艺术天地。对此,

评论家贾方舟认为,吴洋在经历了人生的起伏跌宕后,更需要回归到一种平和的状态之中,而这种回归的渠道正是艺术,只有艺术可望成为她的精神出口。2001年吴洋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执教,教学之余她自绘了6本插画送给女儿,绘画成为母女间独特的交流语言。直到2006年旅居加拿大之后,吴洋发现了她的石头世界。

美术文化周刊:石头并不新鲜,许多艺术作品中山石常常只是配景,你为什么会选择把石头当作创作的主体?

吴洋:把石头作为创作对象是从2006年我在加拿大期间开始的。初到加拿大时,北美的文化和自然景观像一股强劲的风一扫所有的浮躁、故作。第一次真正面对大自然,面对天上的云、雾中的山,还有四处可见的石头,它们真实存在,再也不是“画上的东西”。特别是那些石头,我被它们的外表,它们之间的疏密关系,以及各种各样的肌理变化深深吸引了,于是很自然地开始画它们。

美术文化周刊:国内同样有丰富的自然景观和石头,为什么原来没有这样的感受?

吴洋:我相信是因为我离开了这个熟悉的环境,离开了艺术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后,使自己有空间和时间在另一种语境下创作,从而产生了更自在的状态。当然,海外艺术家对艺术的那份“纯粹”对我也有很大的触动。

的土炕上睡觉,喝带泥沙的黄河水,吃缺油少盐的庄户饭。冯真去的最艰苦的地方,她说:“文明的地区本源文化已经被覆盖,只有到文化曾经繁荣过的苦地方才能采集到民间艺术的精粹。”

让民间美术流传下去

“农村的艺术家们有共同的特点,她(他)们都很具个性,不会照着别人的样子创作,都是根据自己的生活感受创作,创作欲望很强,也很自信。”通过和她(他)们接触,冯真了解了“阴阳相合万物生”的古老哲学,原始时代的自然崇拜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图腾文化、巫文化,并在教学中把搜集到的民间艺术品拿给学生们看,引导他们产生兴趣,再让他们深入生活,学习和体会更多的知识,由此培养出许多高材生,吕胜中、乔晓光、左汉中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冯真从安塞带回来的辟邪兽脸,隐含着微妙的哲学思想,造型和色彩都“美得怪”,同样是装饰色,它们的大绿配艳红却如此协调。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常沙娜看到这些生猛、清新又充满情趣的艺术品后说:“冯真把我们应该做的事情都做了,真是惭愧!我们从外国学来的协调色之类的理论应该从自己的民族,从民间找寻,冯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。”

谈到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时,冯真喜忧参半。她认为,中国现在的最高艺术学府没有民间美术系,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生毕业后也没有地方接纳,有的只好转换领域自谋出路。国家美术馆虽然收藏了大量质量非常高的民间艺术品,但一直放在仓库里,更没有请人做专题介绍,民间美术博物馆迟迟没有成立,馆藏珍品一直没有发挥应有作用。“让我有点放心的是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,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》也正式出台了,有很多人开始对保护传承民间艺术有了积极性,但还是要正确引导,我拭目以待。”冯真恳切地说。

在中央美术学院吕胜中、乔晓光眼里,老师冯真是一个非常朴素的人。“中央美院流传的一句话非常之贴切:冯真之‘真’在于正直,任何人都不免有一点晃动,但那怕有一点,在冯真面前便会觉得自惭形秽。”吕胜中说。

“我想把这些民间美术品交给博物馆,让民间美术流传下去,不要消失。我觉得我是一个普通的人,我喜欢什么,就搞什么,能够把大自然的美或者某些人的美表达出来,给世界增加点欢乐,我觉得就行了。”冯真这样说。

美术文化周刊:石头坚硬、沉重,人们也常有“铁石心肠”这样的比喻,你的石头看起来却比较“柔软”;虽然在技法上写实,但是画面流露出当代性的观念和思考。为什么会把花布元素附着到石头上?

吴洋:写实地去画某样东西肯定不是我的选择,我喜欢在作品中加入强烈的主观成分。从一开始画石头,我的专注点也许并非石头的坚硬、粗犷,而是它的可塑性,它可以让我充分发挥、变化,能够让我把内心最熟悉、最能体现我本人特质的东西体现出来。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石头本身就有大自然赋予的纹理和颜色。我的包裹和覆盖只是把“人”的温度放了进去。这样一张接一张地画,自己越来越痴迷于营造属于我的空间,营造我的心情。

美术文化周刊:你的作品人们一眼就能判断是女画家画的,也有人把你作品中石头与花布的关系阐释为两性的博弈。作为女艺术家,怎么看待作品中性别的这种识别度?

吴洋:我对色彩确实很敏感,在学校读研时专题做过色彩的研究,在学院里也教授过色彩的课题,时尚领域中更是将色彩的运用放在首位。显然我的作品有着自己女性化的、明柔的色彩倾向。但我不认为自己创作的石头与花布的元素指的是两性对抗,我痴迷的是营造一种属于自己的情绪空间。我是女性性艺术家,但不是女性主义者,我从不把性别强化成“主张”或者“权力”。